廣豔異編

卯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三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真虎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illegible]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為怪[illegible]

做懲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閑步諸子無從者行十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為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為妻子所驚但懷憤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為虎入山兩日覺饑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蝌蚪蟲數升自念嘗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禽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快強壯則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獐鹿等遂轉為常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嘗聞虎皆食人試捉之果獲臣

食之杲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捿行人口將有一荷柴人至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郜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來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郜為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聞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飲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

醉可四十餘亦有蕉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禽之[illegible]
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憶歸路去家
百里餘來尋小郡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化爲人矣遂
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沈醉
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七年遊陳許長葛縣時
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
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陳已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
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云先人爲虎所殺今既逢
讐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

王太

淮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隱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五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虎悶倒尋復起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迨死言訖入座中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見噉

取爾畜故中爾棒令以相會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猶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為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無患

柳并

河東柳并為監察御史入類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類下宿孤館中從吏并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卧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一尺狀若獮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潜起之復卧伺焉少嘆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又來

劍以恬子插之復又拔去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且曰汝當難免自須為計不可隨我幷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牀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已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幷取皮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趂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其為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吾非強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徵數期今強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

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為褫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擊吏思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撦而吞之良久復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峽口道士傳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舡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舡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舡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族數人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

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為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為
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定分苟不便為其所害某別有艱諸
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為之愴然而問曰爾
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
懇為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衆人曰
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為爾淹宿俟
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
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
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隘泥極
甚虎跡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林東一

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合食汝汝何竊我架上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於此為虎合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我今不幸為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我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前[illegible][illegible]中兼頭面手腳及身上各瀝少血三四升以故衣兩三事[illegible]之待吾到岸上汝可

拋皮與我我取披已化為虎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即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厥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文拋衣與虎乃啣衣而去自後不聞其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金陵人

金陵有人晚行出龍潭村借宿於孀婦家婦拒之曰我家無它男女獨吾一人寄舍不可相容哀請之乃許宿於廡中草堆且感且懼目不交睫中夜有虎至以爪扣內門

以其人有深心也叱曰憐汝孤客好意相留何乃心不善如此虎乃止俄而又扣數聲婦又曰毋放肆明日我姑歸決不但已虎又止俄復扣數聲婦頗情動笑言曰郎畢竟有情吾耶虎始連扣不已婦曰多情郎何性急如此速起開門其虎突入噬婦而去其人不敢喘息明發奔告隣里共踪血跡覓至古墓前而婦唯餘半體矣噫在虎固為妖使此婦能守志終夕何至殘其命也耗録此以為失節者戒

申屠澄傳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

衍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為陋敢不承命乎澄遂解鞍施衾幬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以御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郎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所育豈可備賓主

即門聯科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毋即牽裾令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耶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父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授拾豈敢惜即以爲託澄遂備子婿之禮袪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

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竭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浹其於厚親族撫恤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愛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孤負

百年心吟飛潛然良久妻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姻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方至至則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其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也乃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其二子尋襁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費老人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

中秋光嗣為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婿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冐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頂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為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

耳不意為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看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為受罰不過十日饑耳忠云南村有費忠可代我不老人許之忠先持皮上樹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啖也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

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
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喨之聲漫山谷俄而有
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
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
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
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曰不早食
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
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
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illegible]里
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頭[illegible][illegible]

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
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積當
師乃得隨還

香屯女子

德興香屯女子陳百四百五同時雙生二親並亡兄弟同
居未娶紹興四年六月弟納涼門首值女子不告而入訊
之答言恰與夫夫忿爭索要分離故竄身到此弟尋常意
著聲色見之甚喜即拉令就宿女亦喜是夜共寢而兄不
知五更後告去曰吾夫一夜必相尋覓當往探其所為明
晚卻再至弟丁寧使勿背約如期果來復託故曉去綢繆

一月尫悴之極迨於伏枕兄以為感疾招張法師治療

盡能醫又工於法籙視其脉曰渠本非有病祟或在公驅

以致此可今夜過吾法院當與符水服之君卻執一符在

手而宿弟榻待異物至痛批其頰精魅之形狀徑可立驗

陳盡如所戒甫二鼓一女人著黃色衫繫黃裙直造室内脫

解於椅上裸而前進枕畔欲臥兄引手擱之叫呼而出聲

如嬰孩即時不見視椅上衣皆虎皮耳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

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

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衛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群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為吾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我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為之柰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已衣服及猪血三斗絹一疋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群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固為佳士因令胡進入庭中置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

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変作一虎出
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
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
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冊飛先生傳

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将以臘日畋遊大
事罝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嵓穴
之中呻吟不寐似聞谷中有人聲初以為盜賊将至則匍
匐伏於枯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
體被豹鞹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兎雉

厲駈匝百許步長人郎唱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言訖群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之命即死亦分然蕭使君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為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群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畢從時薪者病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既久每多思望

今日至此得無配群生懨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於四兄四兄當為謀之老麋郎居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慷仁心恤人飢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已知喪偶又聞索泉第五娘子為歌姬以妬忌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酒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止有一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婿綴又絳州盧思由善釀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歎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積仙都豈憶千年為獸身快快得志耶聊為述懷二章乃吟曰昔為仙子今為虎流落[illegible]

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鴻般若含質遊[illegible]
巳滿惟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無限根因
題數行於壁以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
玄八千億甲子冊飛先生嚴令宥謫下中天被斑革六十
萬甲子血食涸飲廁猿猊下界　景雲元祀升太一時新
者素曉書因客訖得之少頃[illegible]頁美女至纔及笄歲紅
袂拭目殘妝妖媚又有一狐召美酒二瓶香氣苦烈嚴四
先郎以美女洎美酒瓶各內一壺中以朱書二符取水噀
之壺即飛去新者懼為所覺尋飛迥未明風雪暴至竟日
乃罷而蕭使君不得獵矣

虎媒志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户先是鎬之在京師以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姻焉已克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束装南邁以畢嘉禮春仲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氏在途方抱憂惕深甚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姊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銜德容跳入翳人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為及小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遍遐遠近

縱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處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一二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埽拂即之憩焉僕從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閧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燃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胗雖鬢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々入

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虔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虎媒之祠焉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

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成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吾衾而寢韜適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獸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此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歡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子將赴任與行月餘後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

衣宛然如故翻又笑謂其妾曰往門鄉所著之衣猶在壁曰可令人取之既得笑謂翻曰妾試更著之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為虎跳躑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翻而去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於佛塌上見一老僧眉[illegible]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至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illegible]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illegible]

俄有

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憫恱乃告拯曰適來
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認其服飾乃拯僕來
也拯大駭沼又曰遥見虎食人畫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
老僧也拯甚怖恐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
人云其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竟道此山
境無虎豺草無毒螫路絕虵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
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
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聲鬬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
不獲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内土偶賓頭盧者良
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

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門寅人虎也欄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銀皿耳其下二句未能知解及明僧扣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啟門食粥畢二子討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化為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路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弸弓樹上為棚而居語二子曰勿觸我機業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悕悕遂棄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illegible]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吟者戲舞者前至弸弓所[illegible]

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稱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并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二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貫心而踣逡巡諸倀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我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云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

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皿與獵者而歸耳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為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歸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詰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illegible]有[illegible]呻吟聲前擲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為誰婦人[illegible]

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illegible]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illegible]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晚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吽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吽益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後意無恙

張遵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到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酣睡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類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食福州鄭錄事乃道旁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至此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我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

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我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綠綠者此其時逢方餓而鄭到遵從甚衆衣綠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晰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而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枝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之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扶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扶登山多岐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

不覺後時僕夫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路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它遂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賓坐有為令者曰巡若至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横山事未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糺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仇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仇不可以不報然此非故殺若必殺逢遐亦當坐遐遂遁去而不復其仇焉

趙乳醫

資州長城五十里曰三山村地產芽香絕佳草木參天雜虎縱橫人莫敢近乳醫趙十五嫗者所居相距三十里一夕黃昏後聞人扣門請收生遽從以行趙步稍遲其人負之而去語之曰只閉眼聽我所之切勿開登高涉險奔馳如風趙不勝驚顫至石崖下謂趙曰吾乃虎也汝不須怖吾平生不傷人遇神仙授以至法在山脩持已三百年今能變化不測緣吾妻臨蓐危困叫號累日知媼善此使所以相邀儻能保全母子當以黃金五兩為謝便引入洞中具酒食見牝虎委頓且臨蓐趙視之於洞外摘嫩藥數葉揉碎塞其鼻牝虎噴嚏數聲放落三子其夫即負趙歸明夜

戶外有人云謝你救我妻出此一里它虎傷一僧便袋内有金五兩可徃取之黎明而徃如言得金

第二十八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九

卯月軒主人[illegible]次

獸部四

吳南鶴

唐開元初楊伯成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堂[illegible]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illegible]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顯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illegible]如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illegible]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伯成不知所以南鶴[illegible]脫衣

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隨而出女言含[illegible]
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及[illegible]
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
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為狐惱詔令學禁道士術者十
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狀伯成以為媿恥及
賜告畢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為料理以
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出山中看人刈麥休息於
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
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權南鶴附耳說其事道
士笑曰身是天儺[illegible]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

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illegible]道
士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illegible]
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投之南鶴
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
其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
可不懲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illegible]
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illegible]
其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於舉家稱慶其女[illegible]
[illegible]云本在城中[illegible]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為[illegible]
神如[illegible]

道 冉冉 食頃方迴 所魅精

破婚狐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舅甞歎異家人笑曰此又別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已是弟頃者我欲取常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恒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令女掐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節大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椀中累擲不中驚嘆甚至言去

曾當入嵩嶽學道始得耳塵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illegible]
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
此輩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
辭謝小狐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
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時當復至
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
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
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小狐言載女行五六里
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還暮
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

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遁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枝上作
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
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
也

狐僊

党超元者同州郃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羅數水南
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清月朗風景甚好忽
聞扣門之聲令童僕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絕
代異香滿路超元邀之而入與坐言辭清辯風韻甚高固
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識㚣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

即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來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歡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川神仙乃南塚之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是須從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娛笑言之會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懷疑若狗徵情願以命託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王坊前下來晚獵徒有過者宜備酒食以待之彼必問其所須郎曰親愛有疾要一臘狐能遂私誠必有殊贈以此懇請其人必從贈禮所需今便留獻[illegible]出東素與党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日奉報[illegible]輕乃拜泣而去至明乃鬻東素以市酒肉為待賓之具[illegible]

少界有五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謂曰我獵徒也宜為衣冠所惡今党郎傾蓋如此何以報之因問所須超元曰親戚有疾醫藉臘狐其疾見困非此不愈乃祈於諸人幸得而見惠願奉五素為酒樓費十人許諾而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逮大塚者作一圍匕之一箭而斃其徒喜曰昨夜党郎固求今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潜送穴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後有扣門者超元出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為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脩理得活以證此身

摩頂至踵無以奉報矣　乙去雲駕有期仙路遥二難共
會面請從此辭藥金五十觔收充贈謝此金每兩值四十
緡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烏乍分青雲
出於塚上者妾去之候也久宅之中愁悶方識能思静理
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訖而去
明晨往視果有青雲出於塚上良久方散人驗其金真奇
寳也即日攜入市市人只酧常價後數旬忽有胡客來[illegible]
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觀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illegible]
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兩酧四十緡收之而去後不知[illegible]所
在耳

妨注

隴清遊注弱冠時入邑庠讀書於古蘭若一日出行有樹枝罣衣俯而去之忽見一女紅裳青帔坐地穴中笑而起隨行注心動微以挑之云誰家姐々日晚孤行何也女云我寺隣王家女有小童在後秀才想讀書於寺者乎注曰然兩目流盼神情蕩然頃小童追至女言特地相投乃不得遇良負吾一片心耳注問何人童曰小娘子表舅之子李郎在西郊外[illegible]有桑中之約而李郎不信遂乖盟契是以怨之生戲曰小娘子有父母在何須自媒童曰父母為商他出[illegible]人比君差不及耳他女娘亦自

動情何况小娘子多情者乎生知其可侮乃顧之笑女曰咣矣秀才盍歸寺乃調戲良家女乎生慚到寺徘徊於寺門小童倏引吳女來女以手撫生曰郎君休忿前言戲之耳今夕遠不違家願侍君一宵生恐僧輩知不可女曰膽細郎但自不言保無他人知矣遂留宿自此無虛夕注時尚未娶眷戀倍常四五日一歸父母訝其瘦但戒其謹業節勞初不知其有遇也旬餘一遊僧見之曰秀才得非偶一妖姬乎生曰新納一青娥耳無他僧曰以吾所見殆妖淫之獸豈意中人哉今夕至俟其脫衣以周易置其衣中能去易而着之則人也不然決為妖狐可以線縛其首

足踪而隨之生如其言先令女子脫衣密以周易藏其袖五更欲去而伸手復縮呼生為我取衣生曰子自舉之何勞於我女作妖態萬端生但以線縛其臂而寢至天明叫哮不已其小童至亦瞪目視衣不敢前女裸而泣曰與郎期於終始何意信人讒言以計殺我海誓山盟從今永已但念前情我死必為瘞其陋形死於水火則來生得人身涕泣而去童子亦亡生踪跡覓之入古墓旁一無皮狐死焉生為感愴遂殯而埋之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一親

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黄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大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於書袋中而去其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囊來宿疾眼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奇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劍

箭敵汝矣其人陽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縢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略方畢羈即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縗裳入門手執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艱矣數日聞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預塋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接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後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遥見一船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

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貲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褭褭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愕之際則其舡上家人又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乃聞其母在遽毀衣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王生告以故母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書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為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凶喪之具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室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

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為禍耳其弟驚[illegible]

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illegible]

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還

譚法師

德興海口近市處居民黃翁有二子服田力穡以養其親

在村裏中差為贍給又於二里外買一原其地肥饒二子

種藝麻粟朝往暮歸久而以為不便乃創築茅舍宿食於

彼翁念其勤苦時時攜酒或熟食往勞之路偏高類極峻

子勸止勿來翁曰汝輩勿揣田事為我故我那得漠然不

顧我自後其來愈密　正當大寒二子與議使老人跋涉如

此於心終不安捨之而歸翁問何以去彼具以誠告翁曰後生作農業是本分事我原不曾到汝邊常念念可惜有頭無尾二子疑焉詢其妻皆云翁不曾出始大駭復為翁述所見翁曰聞人說此地亦有狐狸作怪化形為人汝如今再往原上若再敢弄汝但打殺之不妨復去迨晚翁至持斧迎擊於路即死埋諸山麓明日歸翁日夜來有所見手曰殺之矣翁大喜二子亦喜遂益治原隰為卒歲計然翁所為浸偽浸改常家有兩犬俊警雄猛為外人所畏翁惡之犬亦常懷搏噬之意共乘迎吠翁使婦餌以糟[illegible]推擊其腦既又曰吠我者乃見存不可恕婦引留之不[illegible]

皆死焉固已竊許且頻與婦媟謔將呼使侍寢里中[illegible]

師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道士而得此稱黃翁待之

厚來必留飲是時訪翁辭以疾作不出凡三至皆然已而

又過門登牀引被自覆諦曰此定有異就房外持呪捧杯

水而入覓被內戰灼形體漸低噀水揭視拳然一老狐也

執而鞭殺之而尋父所在弗得誠發𡉏處則父尸存焉已

敗矣蓋三子再入原時直其父往視既戕之狐遂據其室

李令緒

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紓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

因往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與

入見一婢甚有姿態云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illegible]
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姪兒否又云婢有何飲食[illegible]
致之婢去後其叔謂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
矣須臾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舁弃向來傳語婢同到
云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環金飾輿從僕二十餘人至門
丞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梳雲髻光彩可鑒[illegible]
髻皆以羅綵異香滿宅令緒避入其婦升堂坐訖謂[illegible]
曰令緒既是子姪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illegible]
真士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illegible]
慮有急難於衆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illegible]

每至皆有珍饌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處
姑得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
驚云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illegible]緒
假車乘只將女子二人并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
緒應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馳逐家人每至關津店
家即晷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
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
東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倉中
甚便令緒即灑掃倉窖為部置惟遂馳奴知之餘家人莫
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優[illegible]

月云巳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illegible]陳
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令與渠處置令緒明年
合豫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牓云我單門
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托親故妄索供擬即獲時申報必
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於謁者絕矣令緒以
此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一人叅謁亦無
所得令緒即投刺使君郎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illegible]
未奉見知入公有急難久停光儀來何晚也即授館供給[illegible]
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飲讌但論[illegible]
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璠云郎與處置路糧[illegible]

時之費便集縣令印璠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illegible][illegible]
下俊秀其平生未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諸[illegible]公
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尠官吏素畏其
威自縣令以下贈絹無數十匹以下者令緒獲絹千匹路
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
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
豈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緒買得柑子不與阿姑大慳也
令緒驚云實買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
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
別不與令緒回云時方艱難所將絹帛行李恐遇盜賊為

之柰何乃曰借與金花將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當無
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人令緒恐懼墜馬忽思金
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所持器械光
可以鑑殺賊畧盡金花命騎士部製馳仍處分兵馬好去
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緒問主人曰是
何疾荅云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令緒云治却如
何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較損報效不輕遂命金花
須臾便至具陳其事畧見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結一壇焚
香為呪俄頃有一狐甚疥癘縛至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
血徧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辭令緒

勞相送無可贈別通致酒饌飲酣謂曰既無聊賴情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緒云頃聞阿姑家事兼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兼為蘇氏妻遇疾終金花是從嫁後數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為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蒙阿郎餘蔭胡使君阿郎親子姪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門廁役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鋭騎救難者是天兵金花要喚不論多少令緒謝之又云此何時當再會金花云本以姻緣運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令緒惆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

受而去胡瓚後歷數州刺史而卒

張千戶

張千戶昌者京師人貧而未娶見一金珠美姬出入其隣尼舍心豔其美且富隨而瞻之不舍至無人處美人曰君愛我耶夜將訪子於家張大喜曰謹若若以待卿勿失信美人流目而去至夜果到燈月交映容光轉妍恍如玉樹之在瓊林也美人四顧荒涼乃曰君窘若此予出銀壹兩曰給君今夕後當時有所助張喜過望市酒肴飲譙留而合焉美人性柔淑言詞泠然張一旦得之魂夢寧適年餘生一子三歲張偶出行至東角頭一老嫗賣藥者見之曰

子有敗氣其妖物所纏縛乎張詆曰妄言媼曰君勿怒也今夕俟賢壺酣眠以紅燭之無尾則人有尾乃玄丘之精靈也不可不早屏棄千戶曰諾其夜請美人先睡俟其鼾然燭揭被果見尻上尾隨美人躍起曰君信誰言讒我張曰吾戲耳不足計美人整容愀然曰吾不可留矣攬衣欲去張執手泣曰吾不以此介意卿忍舍我美人曰醜形既彰君雖不以為意妾誠自愧此去保定城中有大姓王民則妾之所托身者君焉於明年燈夕以表兄見當有百金之贈撫其兒曰善視我兒亦朝廷一武官也言訖握手嗚咽抱持而泣分袂猶回首者三[illegible]戀戀不忍舍張涕淋幾絕

思慕之極寢食皆忘明年春乘驢而訪果有王姓者門堂深奥積日不能通至元夕有人應門使小童呼郎君則美人也引入白其夫曰此妻之表兄也多不見今偶邂逅於門王人大喜盛筵款之美人密贈百金曰君勿自苦以此娶婦張誓不再娶相與握手下淚遂辭歸音問終絕其子長貌美才高從龔父官

周成

長洲馬文耀坐監南京寓栢林寺其僕周成者新娶乍別頗懐佇想一夕見白衣美人呼成名於窓外云我蘇州公隨夫運糧至京夫死欲附女同歸幸容一宿成不應而[illegible]

次夕復至云欲與女結好可乎成答曰娘子美好如觀音我曹僕隸豈有福消受美人曰女雖云云我心甚愛悅也成許諾婦從窓櫺中入白光燁然袒其胷脯而合焉會訖趨去自是無夕不來初本北音及三四至便解吳語已而成形變質悴文耀責其故初頗抵諱久而吐實文耀質之寺僧僧云此黑狐也居寺後二百歲許吾師亦被祟死不早斥絶必無生理文耀移寓寺傍民居避焉夜而復至文耀命成詈之狐亦罵云短倖漢何為信人言絶我我一片心情作何看待方解胷就枕成兩手力抱之化形如一猫哀鳴曰放我我更不來矣遂去而文耀亦求一道士符貼

房門上狐遂絕迹成病尋愈

僧關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裙大髻衣服光淨兩丫鬟從於後色貌妍麗嘻怡含笑斂衽前拜曰和尚萬福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纔有三兩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約花姿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畧以招蠱媚持神手印誦楞嚴呪大聲咄叱以威之女嗚嗚大笑斥法淨名曰和尚你也好笑縱饒念得楞嚴神呪數百千遍又且如何[illegible]

不足畏怕甚麽呪淨曰汝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惑變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脩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家因隨衆出偶遊戲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將使從左方出女又謝曰所謂誤入桃園更容閑看雲時乃穿踐叢中不避荊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嗥聲可怖淨駭懼執童手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寧者累日

閣子

鳳陽城中有牝牡二狐百餘年物也王氏宋推官某者自

泗州攜一閽子入察院命其抄書忽見一女子紅裳素裳
冊舟而步近其几閽素謹愿以為良家女略不省視冊不上
亙以言挑閽語笑相狎三至遂與閽講情於屏後旁席上
如此非一抄書竟庭推官令閽歸女子來告別曰與君邂
逅萍水情實倍常一旦睽分慥懆難述因抱持泣下閽亦
流涕曰爾既不忍舍我隨至泗州我蔽你於外室何如女
子曰善乃買驢同行三十里至水次呼舡欲濟而女子欲
且不肯曰妾止此耳平生怕見舟楫今不能與郎偕也閽
乃于圉夫銀令送還察院揮涕而去圉夫行至中途空驢
失女子所在他日閽歸赴行臺圉夫以告始悟其非人

牡者亦時出誘惑大畧如其牝所為云

裴氏狐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忘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姿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後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為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拷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為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

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為妖魅所繫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無以憂為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術能以呵禁去妖魅[illegible]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詰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迺坐方設[illegible]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迺延一[illegible]於室內耶即為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illegible]至安用為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illegible]驚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illegible]

弄假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詰其事道士[illegible]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為道士[illegible]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為撓人乎聲[illegible]而閉户相鬬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illegible]暮閒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illegible]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方愈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〻天河凍艤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小哥宿曰兒肚闘顛上人憐

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息塗不敢志報兵拒之婦不肯求天益瞑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叫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鼓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續[illegible]項一副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illegible]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illegible][illegible]偃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共討因[illegible][illegible]而者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詰之[illegible][illegible]抵

焉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illegible]
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illegible]
無足乎亟返舟集衆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迹至野外[illegible]
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豬肝皆挂樹
枝上衆曰此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爇良久
一狐突煙而出衆格殺之兵神癡旬日乃平復

王知古

唐咸通中盧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
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燕民亦世服
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

息之自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孫方嶽之上大[illegible]曾

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

寵嬖於緑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

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

方飛蒼走黃莫親儆道之職往往設罝罘於通道則犬彘

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螢蔽之下不可畢勘

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階執可知也於是諫官劾

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為燕王府司馬

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illegible]

四旁者罹者見皆識之必群噪長嗥而去有王勲[illegible]

求諸伎之責士也雖博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
處於山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
是有介紹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
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烟
愁雲塞望悄然弗怡廼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趍將
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
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
遂聯轡而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
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䩮弋之獲甚夥傾羽
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寒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

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illegible]栢失須臾鵲噪煙暝莫知所之隱隱聞洛城暮鍾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且無何小騶頃譽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毋見讓閽者曰此乃[illegible]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illegible]

西征此惟閨閣中人耳豈可少淹乎某不敢去留請闕[illegible]
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
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掖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
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王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
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盼豺狼所嘷君固相拒是見溺
而不援也請舍外廳迨旦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
重門側廳所藥爐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
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珍保母
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秩及內外姻黨
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

潔操優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鸞鳳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歛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為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遙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粵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者兹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托彼彊宗睠以佳偶斯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毋喜讙浪而入白後出致小君之命曰兒幼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蓋路且不遑百兩成禮事亦非僭忻對孔多傾賜而已知古

槩扨而答曰其虫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呂高門忽[illegible]
拾有如行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唯待休旨知古復拜[illegible]
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illegible]
若霎遂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
有所華艶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宗之紳帶期於沒齒
以周旋復拜時則燎況當處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
以休既解蘇衣而皂袍見保母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
役之衣耶知古謝曰此遞假之契與所最熟者圖非已有
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
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遥聞大呼曰夫人差

事宿客乃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叱曰火急逐出無故冠礬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階知古俇儴走於庭中四顧遜謝訾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横關闔扉猶聞諠譁不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遥望大火若燎原遂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趨至其第覩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見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魅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illegible]

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胄者饗以巵酒旬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忽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柘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兎之窟穴其下曳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内則東緼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群狐突出焦頭爛額者首罝罹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

鄭四娘

東平尉李𪶕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為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

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甚性婉約
嫻熟凡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
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
會鄰里飲宴累十數日李催發數四鄭故稱疾不起李亦
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
痛下馬便走勢如風疾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
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
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
村人為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
火燻久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

蛇脚上著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畧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為野狐壻李初無以荅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旁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荅曰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荅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為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為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

歲甚無恙

書二十九卷終